

百大名
家著作
漢書評注

掃葉山房印行

隆按兩人皆優於文而阿王氏故合傳

茅坤曰按永之數上疏於成帝朝可謂通達而鯁然亦以內附外戚故得為稍盡言嗟乎魏相於宣帝時得依許氏以發瞿禹兄弟擅權之罪而當時皇太后與諸舅尚有可擇而陰為之地者惜也永特渾渙阿忍以附王氏故卒依徊不能自立耳真德秀曰谷永所陳災異大抵皆歸咎後宮以黨王氏然其文頗

漢書評註卷八十五

谷永杜鄴傳第五十五

谷永字子雲長安人也父吉為衛司馬使送鄧支單于侍子師古曰為使而送之還本國也鄧音

質為鄧支所殺語在陳湯傳永少為長安小史後博學經書建昭中御史大夫

繁延壽師古曰即李延壽也聞其有茂材除補屬舉為太常丞數上疏言得失

建始三年冬日食地震同日俱發詔舉方正直言極諫之士太常陽城侯劉慶

忌舉永待詔公車對曰陛下秉至聖之純德懼天地之戒異飭身修政納問公

卿又下明詔帥舉直言師古曰帥舉謂公卿守相皆令舉也帥字或作師師舉也燕見紬繹以求咎愆師古曰紬

讀曰抽紬繹者使臣等得造明朝承聖問臣材朽學淺不通政事竊聞明王即

位正五事建大中以承天心師古曰五事貌言視聽思也則庶徵序於下日月

理於上如人君淫溺後宮般樂游田五事失於躬大中之道不立則咎徵降而

六極至師古曰六極謂一曰凶短折二曰疾三曰憂四曰貧五曰惡六曰弱凡災異之發各象過失以類告人乃

十二月朔戊申日食發女之分地震蕭牆之內二者同日俱發以丁寯陛下厥

咎不遠宜厚求諸身意豈陛下志在閨門未卹政事不慎舉錯婁失中與內寵

太盛女不遵道嫉妒專上妨繼嗣與古之王者廢五事之中失夫婦之紀妻妾

得大學遺意
陳仁子曰此
對谷永告君
之初說也成
帝自為太子
以好色聞永
因日食地震
歷指後宮嬖
寵燕溺之私
未嘗不切中
其病是時雖
無識王氏之
詞亦無黨王
氏之迹猶有
可觀至次年
四月則直以
身自託矣噫
永亦儒也而
借言語以文
奸如此真小
人儒矣
茅坤曰言婉
而意侵
隆按此下分
五柱立論甚
切時事庶幾
裁正心以正
朝廷遺意而
惜乎非仲舒
其人也

得意謁行於內。勢行於外。至覆傾國家。惑亂陰陽。師古曰謁請也。內則所請必
也。昔褒姒用國。宗周以喪。閭妻驕扇。日以不臧。師古曰閭則擅其權力。言女寵盛
曰。此日而食于何不臧。又曰。閭妻扇。方處言厲。王無道。此其效也。經曰。皇極。皇
內寵熾。威政化失。理故致災異。日為之食。為不善也。此其效也。經曰。皇極。皇
建其有極。傳曰。皇之不極。是謂不建。時則有日月亂行。陛下踐至尊之祚。為天
下主。奉帝王之職。以統羣生。方內之治亂。在陛下所執。師古曰方內也。誠留意於
正身。勉強於力行。損燕私之間。以勞天下。放去淫溺之樂。罷歸倡優之笑。絕卻
不享之義。慎節游田之虞。師古曰卻退也。享當也。言所為不善不當
循禮而動。躬親政事。致行無倦。安服若性。師古曰致至也。安其祀也。不當
嗣王。其毋淫於酒。毋逸於游田。惟正之共。師古曰惟宜也。未有身治正而臣下邪
者也。夫妻之際。王事綱紀。安危之機。聖王所致慎也。昔舜飭正二女。以崇至德。
楚莊忍絕丹姬。以成伯功。應劭曰楚莊王得丹姬三月不聽朝。保申諫忍絕不
姬也。莊王用申公巫臣之諫。不納。夏姬政事遂為盟主也。師古曰丹姬是楚文王
是也。今此傳作丹。轉寫誤耳。應氏就而謬釋。非本實也。幽王惑於褒姒。周德
降亡。魯桓脅於齊女。社稷以傾。師古曰解並誠修後宮之政。明尊卑之序。貴者
不得嫉妒專寵。以絕驕嫚之端。抑褒閭之亂。賤者咸得秩進。各得厥職。師古曰
以次而以廣繼嗣之統。息白華之怨。師古曰詩小雅白華之篇也。幽王惑於褒
進御也。以廣繼嗣之統。息白華之怨。師古曰詩小雅白華之篇也。幽王惑於褒

劉奉世曰按
永後疏云建
始河平許班
之事傾動前
朝則建始四
年未嘗有趙
昭儀也

此者譏成帝專後宮親屬饒之以財勿與政事以遠皇父之類損妻黨之權師

龍趙昭儀也師曰皇父周卿士也小雅十月之交詩曰皇父卿士惟未有閨門治而天下亂

者也治遠自近始習善在左右昔龍筦納言而帝命惟允師古曰龍筦臣名也

帝曰龍命汝作納言夙夜四輔既備成王靡有過事師古曰四輔謂左輔右弼

出納朕命惟允信也誠敕正左右齊栗之臣戴金貂之飾執常伯之職者師古曰

受命亂為四輔武誠敕正左右齊栗之臣戴金貂之飾執常伯之職者師古曰

中也伯長也常使長事者也皆使學先王之道知君臣之義濟濟謹乎無教戲

驕恣之過則左右肅艾師古曰肅敬也艾羣僚仰法化流四方經曰亦惟先正

克左右師古曰周書君牙之辭也言王者欲未有左右正而百官枉者也治天

下者尊賢考功則治簡賢違功則亂誠審思治人之術歡樂得賢之福論材選

士必試於職明度量以程能師古曰考功實以定德無用比周之虛譽毋聽浸

潤之譖愬師古曰比周言阿黨親則抱功修職之吏無蔽傷之憂比周邪偽之

徒不得即工李奇曰即就小人日銷俊艾日隆經曰三載考績三考黜陟幽明

又曰九德咸事俊艾在官未有功賞得於前眾賢布於官而不治者也堯遭洪

水之災天下分絕為十二州制遠之道微而無乖畔之難者德厚恩深無怨於

下也秦居平土一夫大呼而海內崩析者刑罰深酷吏行殘賊也夫違天害德

下也秦居平土一夫大呼而海內崩析者刑罰深酷吏行殘賊也夫違天害德

隆按不求之
身應前宜厚
求諸身句
又按永初上
此疏內未敢
斥言乎后宮
而外亦不敢
即附于王氏
故其言頗正
而無疵
呂祖謙曰按
策問云天地
之道何貴王
者之法何如
六經之義何
上人之行何
先取人之術
何以當世之
治何務豈得
謂之虛文不

為上取怨於下。莫甚乎殘賊之吏。誠放退殘賊酷暴之吏。錮廢勿用。益選溫良上德之士。以親萬姓。平刑釋寃。以理民命。務省徭役。毋奪民時。薄收賦稅。毋殫民財。使天下黎元咸安家樂業。不苦踰時之役。時師古曰古者行役不踰時謂三月是為一時不患苛暴之政。不疾酷烈之吏。雖有唐堯之大災。民無離上之心。水師古曰堯遭洪水故云大災懷保小人。惠於鰥寡。未有德厚吏良。而民畔者也。臣聞災異。皇天所以譴告人君過失。猶嚴父之明誠。畏懼敬改。則禍銷福降。忽然簡易。則咎罰不除。經曰。饗用五福。畏用六極。師古曰周書洪範之辭饗當也言所行當于天心則降以五福康誨四曰攸好德。福若所為不善則以六極畏罰之五福一曰壽二曰富三曰康終命六極之解。已具於前傳。曰六沴作見。若不共御。六罰既侵。六極其下。師古曰此洪範之傳也沴災氣也今三年之間。災異鋒起。小大畢具。所行不享上帝。師古曰享言敬而修德以御災當也。不當也。上帝不豫。炳然甚著。不求之身。無所改正。疏舉廣謀。又不用其言。晉灼曰疏遠是循不享之迹。無謝過之實也。天責愈深。此五者王者之綱紀。南面之急務。唯陛下留神對奏。天子異焉。特召見永。其夏皆令諸方正對策。語在杜欽傳。永對畢。因曰。臣前幸得條對災異之效。禍亂所極。言關於聖聰。書陳於前。陛下委棄不納。而更使方正對策。背可懼之大異。問不急之常論。廢承天之至言。角無用之虛文。師古曰欲末殺災異。滿調誣天。罔也殺音先曷反調音來宣反是故

急乎
隆按承前所
對已蓄此意
而未露至是
則直言之
茅坤曰此疏
巧佞永言骨
肉大臣有申
伯之忠為此
言以諷鳳是
所謂替說欺
天者也不歸
隆按不可歸
咎諸舅與上
議者多歸咎
句相應
隆按賤人將
與王道微絕
彰而所以致
將與將絕者
又自人主湛
溺漏駁所致
耳永言似直
截無顧忌惜
其用情不正
殊有婉于勿
欺之義云
茅坤曰使列
妾得人人更

皇天勃然發怒。甲己之間。暴風三溱。拔樹折木。師古曰自甲至己凡六此天至
明不可欺之效也。上特復問永。永對曰。日食地震。皇后貴妾專寵所致。語在五
行志。是時上初即位。謙讓。委政元舅大將軍王鳳。議者多歸咎焉。永知鳳方見
柄用。陰欲自託。乃復曰。方今四夷賓服。皆為臣妾。北無薰粥冒頓之患。南無趙
佗呂嘉之難。三垂晏然。靡有兵革之警。諸侯大者。乃食數縣。漢吏制其權柄。不
得有為。亡吳楚燕梁之勢。百官盤互。親疏相錯。師古曰盤互盤結而交互也錯
之盤曲犬牙骨肉大臣有申伯之忠師古曰申伯周中后之父洞洞屬屬。小心畏忌。無重合
安陽博陸之亂。師古曰重合莽通安陽三者無毛髮之辜。不可歸咎諸舅。此欲
以政事過差丞相父子。中尚書宦官。檻塞大異。皆替說欺天者也。師古曰檻義取
閉也其字從木替說言竊恐陛下舍昭昭之白過忽天地之明戒聽曖昧之替
說師古曰舍歸咎乎無辜倚異乎政事重失天心不可之大者也陛下即位委
任遵舊未有過政元年正月白氣較然起乎東方至其四月黃濁四塞覆冒
京師申以大水著以震蝕也師古曰申重各有占應。相為表裏。百官庶士。無所歸
倚。陛下獨不怪與。白氣起東方。賤人將興之表也。黃濁冒京師。王道微絕之應
也。夫賤人當起。而京師道微。二者已醜。師古曰醜已甚也陛下誠深察愚臣之言。致懼天

進向專刺趙
飛燕
劉奉世曰按
王章言事生
誅在陽朔初
而永此對在
建始四年則
非為鳳言也
觀永前後之
文實若為鳳
但班固於此
對後乃云求
為上第擢為
光祿大夫則
同建始四年
中事也

隆按永既陰
為大將軍鳳
說矣此敘事
中斷語收上
而起下之詞
陰字應前陰
欲自托句

地之異。長思宗廟之計。改往反過。抗湛溺之意。解偏駁之愛。師古曰抗舉也湛讀曰沈駁不周普
也。奮乾剛之威。平天覆之施。使列妾得人人更進。猶尚未足也。急復益納。宜子
婦人。毋擇好醜。毋避嘗字。如淳曰王鳳上小妻弟以納後宮以嘗字乳母論年
齒。推法言之。陛下得繼嗣於微賤之間。乃反為福。得繼嗣而已。母非有賤也。師古曰
曰荀得子耳勿後宮女史使令有直意者。廣求於微賤之間。師古曰以遇天所
論其母之貴賤開右。師古曰慰釋皇太后之憂愠解謝上帝之譴怒。則繼嗣蕃滋。災異訖息。陛
下則不深察愚臣之言。忽於天地之戒。咎根不除。水雨之災。山石之異。將發不
久。發則災異已極。天變成形。臣雖欲捐身關策。不及事已。師古曰言禍敗既成
辭疏賤之臣至敢直陳天意斥譏帷幄之私欲間離貴后威妾自知忤心逆耳
必不免於湯鑊之誅。此天保右漢家。使臣敢直言也。三上封事。然後得召。待詔
一句。然後得見。夫由疏賤納至忠。甚苦。由至尊聞天意。甚難。語不可露。願具書
所言。因侍中奏陛下。以示腹心大臣。如淳曰永為鳳言而言腹心大臣無不可矣腹心大臣。以為非
天意。臣當伏妄言之誅。即以為誠天意也。奈何忘國家大本。背天意而從欲。唯
陛下省察熟念。厚為宗廟計。時對者數十人。永與杜欽為上第焉。上皆以其書
示後宮。後上嘗賜許皇后書。采永言以責之。語在外戚傳。永既陰為大將軍鳳

盧壽治曰災
異二冊帝所
冊也擢為光
祿大夫帝所
擢也永何以
有謝鳳之書
書何以有知
氏孟嘗之報
可以見史法
之次第矣

隆按永當大
將軍在鳳則
媚鳳已譚當
繼大將軍則
媚譚已音為
車騎將軍則
媚音已商為
衛將軍則又
媚商永之引
繩排根能實
最高傳故節
節叙之云

說矣。能實最高。由是擢為光祿大夫。永奏書謝鳳曰。永斗筭之材。質薄學朽。無
一日之雅。左右之介。師古曰雅素也。介紹也。言非宿素之交。又無紹介而進也。將軍說其狂言。擢之卑衣之
吏。廁之爭臣之末。不聽浸潤之譖。不食膚受之愬。師古曰食雖齊桓晉文。用士猶受納也。篤密。察父愆兄。覆育子弟。誠無以加。師古曰察明也。愆智也。昔豫子吞炭壞形。以奉見異。
師古曰豫讓也。為智伯報讎。欲殺趙襄子。恐人識之。故齊客隕首公門。以報恩。
吞炭以變其聲。譽面以壞其形。云智伯國士遇我。故也。魏子曰。假與賢者齊。
施。師古曰舍人魏子三收邑入。不與孟嘗孟嘗怒之。魏子曰。假與賢者齊。
孟嘗猶有死士。何況將軍之門。鳳遂厚之。數年出為安定太守。時上諸舅皆修
經書。任政事。平阿侯譚。年次當繼大將軍。鳳輔政。尤與永善。陽朔中。鳳薨。鳳病
困。薦從弟御史大夫音。以自代。上從之。以音為大司馬。車騎將軍。領尚書事。而
平阿侯譚位特進。領城門兵。永聞之。與譚書曰。君侯躬周召之德。執管晏之操。
敬賢下士。樂善不倦。宜在上將久矣。以大將軍在。故抑鬱於家。不得舒憤。今大
將軍不幸蚤薨。紫親疏。序材能。宜在君侯。師古曰紫親疏。謂積象其次而計之。拜吏之日。京師士
大夫悵然失望。此皆永等愚劣。不能褒揚萬分。屬聞以特進領城門兵。師古曰屬近也。
是則車騎將軍秉政。雍容於內。而至戚賢舅。執管籥於外也。愚竊不為君侯喜。
宜深辭職。自陳淺薄。不足以固城門之守。收太伯之讓。保謙謙之路。闔門高枕。

陳仁子曰永往挾天災之變而移其咎於他人前年日食地震則曰后妄專權今茲東萊黑龍則曰同姓舉兵至于外家專權則絕口不敢道始附鳳繼附譚又附音與商至太白行遲則又以求解于王音假天以文奸者如此永所謂滿謫誣天者蓋有道也史言永善言災異永宜果善哉

為知者首。願君侯與博覽者參之。小子為君侯安此。譚得其書大感。遂辭讓不受。領城門職。由是譚音相與不平。永遠為郡吏。恐為音所危。病滿三月。免。音奏請永補營軍司馬。永數謝罪自陳。得轉為長史。音用從舅。越親輔政。威權損於鳳時。永復說音曰。將軍履上將之位。食膏腴之都。任周召之職。擁天下之樞。可謂富貴之極。人臣無二。天下之責四面至矣。將何以居之。宜夙夜孳孳。執伊尹之彊德。以守職匡上。誅惡不避親愛。舉善不避仇讎。以章至公。立信四方。篤行三者。乃可以長堪重任。久享威寵。太白出西方六十日。法當參天。今已過期。服虔曰太白出當居天三分之一。已過期言其行遲在戌亥之間。尚在桑榆之間。質弱而行遲。形小而光微。如瀆言其行遲在戌亥之間。尚在桑榆之間。質弱而行遲。形小而光微。其行遲象王音也。永見音為司馬。以疎間親。自以位過故。榮惑角怒。明大逆行。以太白喻司馬。司馬主兵。故也是永之佞曲從苟合也。師古曰湛讀曰沈。守尾其逆常也。守尾變也。意豈將軍志湛漸之義。委曲從順。漸讀曰潛。周書洪範曰沈潛剛克。言人性沈密。謂潛深者。所執不彊。不廣用士。尚有好惡之忌。蕩蕩之德未純。於音故以此斯言自教解。方與將相大臣乖離之萌也。何故始襲司馬之號。俄而金火並有此變。上天至明。不虛見異。唯將軍畏之慎之。深思其故。改求其路。以享天意。吾猶不平。薦永為護苑使者。音薨。成都侯商代為大司馬。衛將軍永乃遷為涼州刺史。奏事京師。訖當之部。時有黑龍見東萊。上使尚書

之病

茅坤曰永不敢指外戚而托同姓何也

谷永上臣不

敢公

茅坤曰永獨不避婦人

之病

之病

之病

問永受所欲言師古曰永有所言永對曰臣聞王天下有國家者患在上有危

亡之事而危亡之言令尚書即受之不得上聞如使危亡之言輒上聞則商周不易姓而迭興

三正不變改而更用夏商之將亡也行道之人皆知之晏然自以若天有日莫

能危是故惡日廣而不自知大命傾而不寤易曰危者有其安者也亡者保其

存者也陛下誠垂寬明之聽無忌諱之誅使芻蕘之臣得盡所聞於前不懼於

後患直言之路開則四方眾賢不遠千里輻湊陳忠羣臣之上願社稷之長福

也漢家行夏正夏正色黑黑龍同姓之象也張晏曰夏以建寅為正萬物在地中色黑今黑龍見同姓象也龍

陽德由小之大故為王者瑞應未知同姓有見本朝無繼嗣之慶多危殆之隙

欲因擾亂舉兵而起者邪將動心冀為後者殘賊不仁若廣陵昌邑之類臣愚

不能處也去年九月黑龍見其晦日有食之今年二月己未夜星隕乙酉日有

食之六月之間大異四發二而同月三代之末春秋之亂未嘗有也臣聞三代

所以隕社稷喪宗廟者皆由婦人與羣惡沈湎於酒書曰乃用婦人之言自絕

於天師古曰今文周書泰誓之辭婦人妲己四方之逋逃多罪是宗是長是信

是使師古曰亦泰誓之辭也宗尊也言紂容詩云燎之方揚寧或滅之赫赫宗

周褒姒威之師古曰小雅正月之詩威亦滅也言大燎方熾寧有易曰濡其首

隆按養生二句一篇綱領下文又詳言之

劉奉世曰言設獄陷人如阱耳

法言言卷十五

有孚失是

師古曰未濟上九爻辭也言軌樂無節飲酒濡首有信之道於是遂失也濡溼也

秦所以二世十六年而亡

者養生泰奢奉終泰厚也

二者陛下兼而有之臣請略陳其效易曰在中饋無

攸遂

師古曰家人六二爻辭也餽與饋同饋食也言婦人不得與事也詩曰懿言婦人之道居中主食遜順而已無所必遂

厥慙婦為梟為鴟匪降自天

生自婦人言幽王以大雅瞻仰之詩懿美也慙智也謂褒姒也梟鴟惡聲之鳥故以喻焉又言此建始河平之際許班之貴頃動前

禍亂非從天而下以寵褒姒之故生此災耳

建始河平之際許班之貴頃動前

朝及婕妤好之家

熏灼四方賞賜無量空虛內臧女寵至極不可上矣今之後

起天所不饗什倍於前

本從卑賤起也廢先帝法度聽用其言官秩不當縱釋

王誅

師古曰縱放也釋解也驕其親屬假之威權從橫亂政刺舉之吏莫敢奉

憲又以掖庭獄大為亂

師古曰穿地為坑阱以拘繫人榜箠瘡於炮烙師古

痛絕滅人命主為趙李報德復怨反除白罪建治正吏

師古曰反讀曰幡罪之明白者反而除之

公正者建多繫無辜掠立迫恐

師古曰掠答服至為人起責分利受謝言富賈

有錢假託其名代之為主放與它人以生入死出者不可勝數是以日食再既

取利息而共分之或受報謝別取財物

以昭其辜王者必先自絕然後天絕之陛下棄萬乘之至貴樂家人之賤事厭

高美之尊號好匹夫之卑字

孟康曰成帝好微行更作私字以相呼崇聚僇輕無義小人以為私

客

師古曰僇疾數離深宮之固挺身晨夜與羣小相隨師古曰鳥集雜會飲醉

吏民之家。師古曰言聚散不恆如鳥之集。亂服共坐。流湏嫖嫖。溷殽無別。閔免遁樂。晝夜在

路。師古曰閔免猶鳥之集。典門戶奉宿衛之臣。執干戈而守空宮。公卿百僚不知陛

下所在。積數年矣。王者以民為基。民以財為本。財竭則下畔。下畔則上亡。是以

明王愛養基本。不敢窮極。使民如承大祭。今陛下輕奪民財。不愛民力。聽邪臣

之計。去高敞初陵。捐十年功緒。改作昌陵。反天地之性。因下為高。積土為山。發

徒起邑。並治宮館。大興徭役。重增賦斂。徵發如雨。役百乾谿。費疑驪山。師古曰疑讀曰

儼儼比也。言勞役之功百倍於秦始皇。靡敞天下。五年不成。而後反故。又廣畺營表。灼晉

楚靈王費財之廣比於秦始皇。曰畺音畺。發人冢墓。斷截骸骨。暴揚尸柩。百姓財竭力盡。愁恨感天。災異婁降。

饑饉仍臻。流散冗食。餒死於道。以百萬數。師古曰冗亦散也。餓餓也。公家無一年之畜。百姓

無旬日之儲。上下俱匱。無以相救。詩云。殷監不遠。在夏后之世。願陛下追觀夏

商周秦所以失之。以鏡考己行。有不合者。臣當伏妄言之罪。師古曰言上之所為。違於節儉與永

言漢興九世。百九十餘載。繼體之主七。皆承天順道。遵先祖法度。或以中興。或

以治安。至於陛下。獨違道縱欲。輕身妄行。當盛壯之隆。無繼嗣之福。有危亡之

憂。積失君道。不合天意。亦已多矣。為人後嗣。守人功業。如此。豈不負哉。方今社

稷宗廟禍福安危之機。在於陛下。陛下誠肯發明聖之德。昭然遠寤。畏此上天

隆按自易曰
至此總言養
生送終以終
上文兼而有
之之意其中
又兼言微行
飲酒二節文
法錯綜變化

凌約言曰此
以下通上總
說一番

漢書平主
卷八十五
谷永
六
帝
紀

隆按成帝性寬一段揭言永所以敢于切諫之故結上文發下文

之威怒。深懼危亡之徵兆。蕩滌邪辟之惡志。師古曰辟屬精政。專心反道。絕

羣小之私容。免不正之詔除。

師古曰除謂除補為官者

悉罷北宮私奴車馬。婧出之具。

師古曰婧

出情游也

克己復禮。毋貳微行。出飲之過。以防迫切之禍。深惟日食再既之意。抑損

椒房玉堂之盛寵。毋聽後宮之請謁。除掖庭之亂獄。去炮烙之陷阱。誅戮佞邪

之臣。及左右執左道以事上者。以塞天下之望。且寢初陵之作。止諸繕治宮室。

闕更減賦。盡休力役。

師古曰闕亦謂減削之更謂更卒也

存恤振捄困乏之人。以弭遠方。厲崇忠

直。放退殘賊。無使素餐之吏。久尸厚祿。以次貫行。固執無違。

師古曰貫聯續也謂上所陳眾條諸

事宜次第相續行之不當更違異也貫音工端反

夙夜孳孳。婁省無怠。舊愆畢改。新德既章。纖介之邪。

不復載心。則赫赫大異。庶幾可銷。天命去就。庶幾可復。社稷宗廟。庶幾可保。唯

陛下留神。反覆熟省臣言。臣幸得備邊部之吏。不知本朝失得。瞽言觸忌。諱罪

當萬死。成帝性寬而好文辭。又久無繼嗣。數為微行。多近幸小臣。趙李從微賤

專寵。皆皇太后與諸舅夙夜所常憂。至親難數言。故推永等使因天變而切諫。

勸上納用之。永自知有內應。展意無所依違。師古曰展中也每言事。輒見答禮。至上此

對。上大怒。衛將軍商密擿永。令發去。師古曰擿動也上使侍御史收永敕。過交道廢

者勿追。晉灼曰交道廐去長安六十里近延陵御史不及永還。上意亦解。自悔。明年徵永為太中

茅坤曰漢時
即太守猶時
欲言

王維楨曰引
史魚以足上
事以足上二
遠不違君二
句意

王慎中曰皆
以為民句此
對詞根本

隆按王者躬
行以下言治
則休徵應之

大夫遷光祿大夫給事中。元延元年為北地太守。時災異尤數。永當之官上使
衛尉滂于長受永所欲言。永對曰。臣永幸得以愚朽之材。為太中大夫。備拾遺
之臣。從朝者之後。進不能盡思納忠。輔宣聖德。退無被堅執銳。討不義之功。猥
蒙厚恩。仍遷至北地太守。絕命隕首。身膏草野。不足以報塞萬分。陛下聖德寬
仁。不遺易忘之臣。師古曰易忘言其微賤不足記也垂周文之聽。下及芻蕘之愚。有詔使衛尉
受臣永所欲言。臣聞事君之義。有言責者盡其忠。有官守者修其職。臣永幸得
免於言責之辜。有官守之任。師古曰言不為諫官但郡守耳當畢力遵職。養綏百姓而已。不宜
復關得失之辭。忠臣之於上。志在過厚。是故遠不違君。死不忘國。昔史魚既沒。
餘忠未訖。委柩後寢。以屍達誠。如滂曰禮大夫殯於正室士於適室韓非曰史魚卒委柩後寢衛君弔而問之曰不能進遽伯玉退彌子瑕汲黯身外思內。發憤舒憂。遺言李息。師古曰謂論張經曰雖爾身湯也事見黯傳雖爾身
在外。乃心無不在王室。臣永幸得給事中。出入三年。雖執干戈。守邊垂。思慕之
心。常存於省闈。是以敢越郡吏之職。陳累年之憂。臣聞天生蒸民。不能相治。為
立王者。以統理之。方制海內。非為天子。列土封疆。非為諸侯。皆以為民也。垂三
統。列三正。去無道。開有德。不私一姓。明天下。廼天下之天下。非一人之天下也。
王者躬行道德。承順天地。博愛仁恕。恩及行葦。籍稅取民。不過常法。宮室車服。

隆按失道妄行以下言亂則咎徵應之

隆按陸下承八世以下言災難相仍

不踰制度。事節財足。黎庶和睦。則卦氣理效。五微時序。百姓壽考。庶少蕃滋。符瑞並降。以昭保右。失道妄行。逆天暴物。窮奢極欲。湛湎荒淫。婦言是從。誅逐仁賢。離遯骨肉。羣小用事。師古曰峻刑重賦。百姓愁怨。則卦氣悖亂。咎徵著郵。師古曰悖乘也。上天震怒。災異屢降。日月薄食。五星失行。山崩川潰。水泉湧出。妖孽並見。弟星耀光。饑饉薦臻。百姓短折。萬物夭傷。終不改寤。惡洽變備。不復譴告。更命有德。詩云。乃眷西顧。此惟予宅。師古曰大雅皇矣之詩也。言天以殷紂為宅。居夫去惡奪弱。遷命賢聖。天地之常經。百王之所同也。加以功德有厚薄。期實有修短。時世有中季。天道有盛衰。陛下承八世之功業。當陽數之標季。孟康曰陽九之末。涉三七之節紀。孟康曰至平帝乃三七二百一遭。无妄之卦。運天必先季也。雲而後雷。雷而後雨。而今無雲而雷。无妄者。無所望也。萬物直百六之災。阨三難異科。雜焉同會。師古曰雜謂相參也。建始元年以来。二十載間。羣災大異。交錯鋒起。多於春秋所書。八世著記。久不塞除。李奇曰高祖以來。至元重以今年正月己亥朔。日有食之。三朝之會。師古曰歲月日三朝。四月丁酉。四方眾星。白晝流隕。七月辛未。彗星橫天。乘三難之際會。畜眾多之災異。因之以饑饉。接之以不贍。彗星極異也。土精所生。流隕之應。出於飢變之後。兵亂作矣。厥期不久。隆德積善。懼

隆按內則為深宮以下譏切時事其言直則直矣母乃啟纂漢之機乎

隆按願陛下以下言弭內亂胡繼宗曰谷永請正君臣之義不請抑王氏之權何耶隆按諸夏舉以下言弭外亂

不克濟。師古曰修德積善尚恐不濟況不隆不積者乎內則為深宮後庭。將有驕臣悍妾。醉酒狂悖。卒起之敗。師古曰卒北宮苑園街巷之中。臣妾之家。幽閒之處。微舒崔杼之亂。師古曰陳夏微舒弑其君平外則為諸夏下土。將有樊並蘇令陳勝項梁奮臂之禍。國齊崔杼弑其君光內亂朝暮日戒諸夏。師古曰內亂則禍在朝舉兵以火角為期。張晏曰以焚安暮諸夏則日戒有兵危之分界。宗廟之至憂。臣永所以破膽寒心。豫言之累年。下有其萌。然後變見於上。可不致慎。禍起細微。姦生所易。願陛下正君臣之義。無復與羣小媒黷燕飲。中黃門後庭。素驕慢不謹。嘗以醉酒失臣禮者。悉出勿留。勤三綱之嚴。修後宮之政。抑遠驕妬之寵。崇近婉順之行。加惠失志之人。懷柔怨恨之心。保至尊之重。秉帝王之威。朝覲法出而後駕。陳兵清道而後行。無復輕身獨出。飲食臣妾之家。三者既除。內亂之路塞矣。諸夏舉兵。萌在民饑饉而吏不卹。興於百姓困而賦斂重。發於下怨離而上不知。易曰。屯其膏。小貞吉。大貞凶。孟康曰膏者膚爵祿亦所以養人者也。小貞臣也。大貞君也。遭屯難飢荒君當開倉廩振百姓而反吝則凶。臣吝嗇則吉。論語曰出納之吝謂之有司。師古曰易屯卦九五爻傳曰。飢而不損。茲謂泰。厥災水。厥咎亡。師古曰洪範傳之辭。詆辭曰。關動牡飛。辟為無道。臣為非。厥咎亂。臣謀篡。師古曰易詆占之辭也王者遭衰難之世。有饑饉之災。不損用而大自潤。故凶。百姓困貧。無以共求。慈悲怨恨。故水。城關守國之固。固將去焉。

漢書平注卷之五十五 谷永 帝業山

故壯飛。往年郡國二十一傷於水災。禾黍不入。今年蠶麥咸惡。百川沸騰。江河

溢決。大水泛濫。郡國十五有餘。比年喪稼。時過無宿麥。

師古曰。時過者。失時不得種也。秋種夏收。故云。

宿百姓失業流散。羣輩守關。

就。如。馮。曰。欲。入。大。異。較。炳。如。彼。水。災。浩。浩。黎。庶。窮。困。

麥。百。姓。失。業。流。散。羣。輩。守。關。就。賤。穀。也。欲。入。大。異。較。炳。如。彼。水。災。浩。浩。黎。庶。窮。困。

如此。宜損常稅。小自潤之時。

師古曰。言所潤益於己者。當減小之。

而有司奏請加賦。甚繆經義。逆

於民心。布怨趨禍之道也。壯飛之狀。殆為此發。古者穀不登。虧膳。災婁至。損服。

於。民。心。布。怨。趨。禍。之。道。也。壯。飛。之。狀。殆。為。此。發。古。者。穀。不。登。虧。膳。災。婁。至。損。服。

凶年不墜塗。明王之制也。

師古曰。墜。如。詩。云。凡。民。有。喪。扶。服。抹。之。論。語。曰。百。姓。不。足。君。孰。予。足。臣。願。陛。下。勿。許。加。賦。之。奏。益。減。大。官。導。官。中。御。府。均。官。掌。畜。廩。

今。仰。泥。屋。也。詩。云。凡。民。有。喪。扶。服。抹。之。論。語。曰。百。姓。不。足。君。孰。予。足。臣。願。陛。下。勿。許。加。賦。之。奏。益。減。大。官。導。官。中。御。府。均。官。掌。畜。廩。

不足。君孰予足。臣願陛下勿許加賦之奏。益減大官導官。中御府均官。掌畜廩。

儀。用。度。止。尚。方。織。室。京。師。郡。國。工。服。官。發。輸。造。作。以。助。大。司。農。流。恩。廣。施。振。贍。

儀用度。止尚方織室。京師郡國工服官。發輸造作。以助大司農。流恩廣施。振贍。

困。乏。開。關。梁。納。流。民。恣。所。欲。之。以。救。其。急。立。春。遣。使。者。循。行。風。俗。宣。布。聖。德。存。

困乏。開關梁。納流民。恣所欲之。以救其急。立春遣使者循行風俗。宣布聖德。存。

卹。孤。寡。問。民。所。苦。勞。二。千。石。敕。勸。耕。桑。

師古曰。勞。慰。勉。也。二。千。毋。奪。農。時。以。慰。

卹。孤。寡。問。民。所。苦。勞。二。千。石。敕。勸。耕。桑。石。謂。郡。守。諸。侯。相。也。二。千。毋。奪。農。時。以。慰。

卹孤寡。問民所苦勞。二千石敕勸耕桑。

石。謂。郡。守。諸。侯。相。也。二。千。毋。奪。農。時。以。慰。

經。元。元。之。心。防。塞。大。姦。之。隙。諸。夏。之。亂。庶。幾。可。息。臣。聞。上。主。可。與。為。善。而。不。可。

經元元之心。防塞大姦之隙。諸夏之亂。庶幾可息。臣聞上主可與為善。而不可。

與。為。惡。下。主。可。與。為。惡。而。不。可。與。為。善。陛。下。天。然。之。性。疏。通。聰。敏。上。主。之。姿。也。

與。為。惡。下。主。可。與。為。惡。而。不。可。與。為。善。陛。下。天。然。之。性。疏。通。聰。敏。上。主。之。姿。也。

與為惡。下主可與為惡。而不可與為善。陛下天然之性。疏通聰敏。上主之姿也。

少。省。愚。臣。之。言。感。寤。三。難。深。畏。大。異。定。心。為。善。捐。忘。邪。志。毋。貳。舊。愆。厲。精。致。政。

少省愚臣之言。感寤三難。深畏大異。定心為善。捐忘邪志。毋貳舊愆。厲精致政。

至。誠。應。天。則。積。異。塞。於。上。禍。亂。伏。於。下。何。憂。患。之。有。竊。恐。陛。下。公。志。未。專。私。好。

至誠應天。則積異塞於上。禍亂伏於下。何憂患之有。竊恐陛下公志未專。私好。

頗。存。尚。愛。羣。小。不。肯。為。耳。對。奏。天。子。甚。感。其。言。永。於。經。書。汎。為。疏。達。與。杜。欽。杜。

頗存。尚愛羣小。不肯為耳。對奏。天子甚感其言。永於經書。汎為疏達。與杜欽。杜。

以。犯。主。威。者。銷。鑠。殆。不。敢。此。其。欲。言。之。氣。蓋。為。權。臣。鳴。呼。以。永。若。者。未。嘗。不。深。回。護。諛。王。氏。切。至。于。委。曲。身。者。未。嘗。不。行。宴。飲。攻。上。永。二。疏。言。微。陳。仁。子。曰。谷。

以犯主威者。銷鑠殆不敢。此其欲言之氣。蓋為權臣。鳴呼以永。若者。未嘗不深。回護諛王。氏。切至于委曲。身者。未嘗不。行宴飲攻上。永二疏言微。陳仁子曰。谷。

以。犯。主。威。者。銷。鑠。殆。不。敢。此。其。欲。言。之。氣。蓋。為。權。臣。鳴。呼。以。永。若。者。未。嘗。不。深。回。護。諛。王。氏。切。至。于。委。曲。身。者。未。嘗。不。行。宴。飲。攻。上。永。二。疏。言。微。陳。仁。子。曰。谷。